

托爾斯泰評傳

古德濟著



時代出版社

托爾斯泰評傳

古德濟著 朱 筭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托爾斯泰評傳

33開 85千字

著者：古 德 濟

譯者：朱 筭

出版者：時 代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鐘樓胡同十四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分 廠

裝訂者：新 華 裝 訂 社

7,201—14,220冊

1950年9月上海初版

定價7,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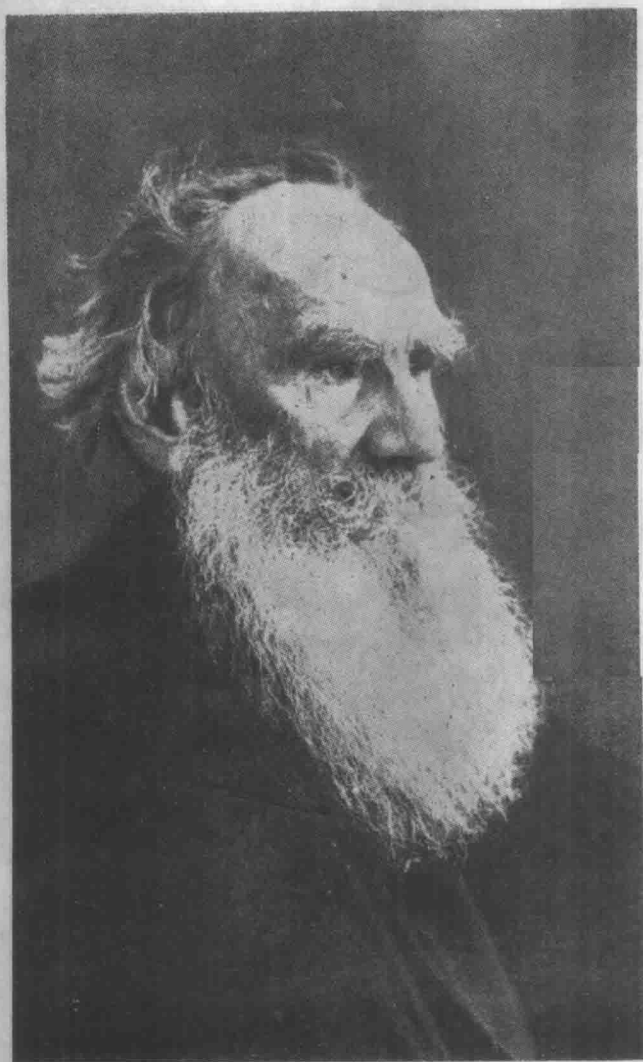
1954年2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ББ7.1
Б:

Н. Гудзий

Л. Н. Толст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узей, Москва, 1949



Leo Tolstoy

托爾斯泰像（攝於1907年）

俄羅斯民族創造出來的文學，是用最偉大的、具有寶貴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的作品豐富了人類的文學。它在世界文學的共同的寶庫中佔着最重要的地位之一。如果說到長篇小說，即說到近百年以來在一切有高度文化水準的民族中起了主導作用的那種文學樣式，那麼，在這一方面，俄羅斯文學也絕對應該站在第一位。而且，任何一個民族在這方面對於世界的貢獻，都沒有俄羅斯民族那樣大。外國的作家會因為俄國的天才作家的影響而豐富了自己的創作，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他們沒有讀過俄國的長篇小說，他們就不可能像他們已經做到的那樣，說明了和表現了那麼多的事物。

在這些作家們中間，托爾斯泰佔着一個最榮譽的地位。

當列寧對於托爾斯泰的去世表示意見時，他寫道：「Л. 托爾斯泰善於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許多重大的問題，善於達到這樣大的藝術力量，以致使他的作品在全

世界的文藝中佔了一個首要的位置。由於托爾斯泰的天才的照耀，一個被農奴主所壓迫的國家中的革命準備時期，才能把全人類的藝術發展向前推進了一步。」

接着列寧又說道：「作為藝術家、思想家和說教者的托爾斯泰，主要地是屬於一八六一至一九〇四年這段時期，他以驚人的浮雕的筆法，把整個第一次俄國革命的特性、它的力量與弱點，都體現在他的作品中了。」¹⁰

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雖然托爾斯泰的文學工作的開始與結束，比起這段時期開始得更早而結束得更晚，「但作為一個藝術家和思想家的托爾斯泰，則完全是在這個階段形成的，這個階段的過度性質，就產生了托爾斯泰的作品和「托爾斯泰主義」的一切顯著的特點。」¹¹

說到托爾斯泰觀點中的矛盾，列寧把它們看作是「在我們的革命中，農民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所處的那些矛盾條件的一面鏡子」¹²。列寧認為托爾斯泰是原始

⑩ 見列寧一九一〇年寫的Л. Н. Толстой («Л. Н. Толстой»).

⑪ 見列寧一九一一年寫的Л. Н. Толстой и его эпоха («Л. Н. Толстой и его эпоха»).

⑫ 見列寧一九〇八年寫的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 («Лев Толстой, как зеркал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的農民民主主義觀點的表現者。這是因為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正是農民羣衆運動的優點與弱點，它的力量與限制性」^①。

① 見列寧於一九一〇年寫的Л·Н·托爾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於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誕生在圖拉 (Тула) 城附近的雅斯那亞·波里雅那 (Ясная Поляна)。當他還未滿九歲時，他的父親尼古拉·伊里奇·托爾斯泰伯爵 (Граф 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Толстой) 就已經去世，至於他的母親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伏爾康斯卡雅 (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Волконская)，原是一位世襲的女公爵，早在他兩歲不到的時候病故了。他們家裏的一位遠親 T·A·葉戈爾斯卡雅^①，便成了他自己以及三個哥哥和一個妹妹的教養人。

● 新曆爲九月九日。新曆與舊曆永遠相差十三日。本書中所敘述之日期均按舊曆計算。

● 葉戈爾斯卡雅 (T. A. Егорова, 1792—1874)，一個性格溫良、富於同情心的婦人。

就是在雅斯那亞·波里雅那，托爾斯泰度過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直到去世前十天，他才離開這裏。除了雅斯那亞·波里雅那以外，比起其它的地方來，托爾斯泰在莫斯科居住得最久。他曾在喀山大學讀書，一八四四年入學，一八四七年離校，並沒有畢業，因為他不能夠將自己限制在當時的大學課程和大學制度以內。

隨後，托爾斯泰返回雅斯那亞·波里雅那，一面研究改善自己農奴們生活的問題，同時也研究各方面的知識，認為這兩者是自己的責任；他曾經盡了整整一生的時光去完成後一項的任務。

一八五一年四月，托爾斯泰出發去高加索，在那兒一直停留到一八五四年，起初以志願兵的資格，後來以下士與軍官的資格參加作戰。他在高加索寫成了中篇小說童年（《Детство》）和少年（《Отрочество》），短篇小說襲擊（《Набегъ》）和彈子房記（數人手記（《Записки картепа》）。哥薩克（《Казакъ》）這部中篇小說也是在那兒開始的。童年於一八五二年出現在現代人●雜誌上，這是托爾斯泰的第一部刊印出來的作品，然而它却馬上將他放進了俄國大作家的行列裏面。在那份刊物上發表的另一篇襲擊和後來刊出的少年，更加鞏固了他的作為一等作家的聲名。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所過的流動性的、常常顯得散漫的生活，也正是內心非常專注而精神非常緊張的生活。一八五九年五月，他寫信向他的姑母A·A·托爾斯泰雅(A. A. Толстая)說道：『……生活在高加索，我是孤獨而不幸的。我開始這樣地思索，彷彿人們一生中只能思索一次似的。我存有我那時寫的日記，現在，當我重讀它們之際，我不能明白一個人竟會到了我當時所達到過的那種精神狂熱的程度。這真是既痛苦而又美好的時期。已往與後來，我從沒有像在這連續兩年的中間到達過那樣的思想高度，我從沒有向那方面窺視過。凡我在那時所發現出來的一切，也永遠成了我的信念。』^①

從高加索回來以後，托爾斯泰又被派往同土耳其人作戰的駐紮在多瑙河附近的

●現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俄國文化史及社會史上最重要的雜誌之一，一八三六年由普希金創刊，六十年代時，成為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機關雜誌，一八六六年被政府查封。

●見托爾斯泰博物館刊印的Л·Н·托爾斯泰與А·А·托爾斯泰雅通信集(一八五七——一九〇三年)(Переписка Л. Н. Толстого с г-и А. А. Толстой, 1857—1903)第一卷，此書於一九二一年出版於彼得堡。

軍隊中，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他被調至克里米亞，熱烈地參加了克里米亞之戰和保衛塞瓦斯托波爾。他曾在寫給他的哥哥的信裏說，他自己也渴望調至塞瓦斯托波爾，這主要是出於一種愛國心；正如他所說的，這種愛國心當時曾經『猛烈地抓緊了』他。早在出發去塞瓦斯托波爾之前，托爾斯泰就在他的日記中記述着：『俄羅斯人民的道德力量是偉大的。今天，當俄羅斯感到困難的時刻，許多的政治真理都顯露出來，而且得到發揮了。從俄羅斯的不幸中復活與湧流出來的熾熱的祖國之愛，將在俄羅斯長久地留下痕跡。那些今天去冒生命危險的人們，將成為俄羅斯的公民，他們將忘不了自己的貢獻。他們將十分威嚴和驕傲地參加共同的事業，而戰爭所激起的熱忱也將永遠把自我犧牲的性格和高尚的精神留在他們的身上。』●

一到了塞瓦斯托波爾，托爾斯泰馬上寫信給他的哥哥說：『軍中的士氣超過了任何的描寫。就連古希臘時代也沒有過這般的英勇。科爾尼洛夫（Корнилов）在隊伍旁邊走過，他不說：『弟兄們好！』却說：『我們必需戰死，弟兄們；願意戰死嗎？』隊伍立刻高喊道：『閣下，我們願意戰死，烏拉！』這絕對不是裝模作樣，

每個人的臉上都顯露出這並非戲言，而是真情實話，何況有兩萬兩千人已經把這誓言實現過了……一個海軍中隊，爲了有人想把他們從他們在砲彈下面堅守了三十天的砲台上撤換下來，他們幾乎沒有造反。兵士們從砲彈中挖出信管。婦女們給稜堡上的兵士們送水。許多的人（即婦女們——И·古德濟駐）都被打死或打傷了。神父們舉着十字架走上稜堡，迎着砲火誦讀祈禱文。第二十四旅一旅當中，就有一百六十人雖然受傷却沒有從前綫退下。這真是一個奇異的時代！」於是他感謝上帝讓他看見了這些人物，讓他生存在「這一個光榮的時代」。

一八五五年九月四日，托爾斯泰向 T·A·葉戈爾斯卡雅寫道：「當我望見火焰包圍着城市，望見飄揚在我們稜堡上的法國旗幟的時候，我哭了。」在塞伐斯托波爾被圍的時期，托爾斯泰本人也表現出了罕見的英勇。他在最危險的地點——著名的第四號稜堡——服務了一個多月。他從被圍的塞伐斯托波爾所得來的印象反映在三篇出色的塞伐斯托波爾故事裏面，其中的前兩篇寫成於克里米亞。托爾斯泰

● 見托爾斯泰全集（俄文版）第五十九卷，第二七——二八頁。

● 見托爾斯泰全集（俄文版）第五十九卷，第三三四頁。

在克里米亞也着手寫他的三部曲的第三部分——青年（Юность）。他並且在那兒把從前在高加索開始寫的一個短篇伐木（Полка леса）結束了。當時，他堅信俄國軍隊在塞伐斯托波爾附近的失敗是俄軍那種不能令人滿意的組織的結果，他草擬改革俄國軍事的方案，同時暴露當時軍界中的精神基礎。他計劃好了許多的步驟準備出版一份軍事刊物，縱然這是難以成功的；他決定把這份刊物供給大多數的士兵們閱讀。

正如從前在高加索的時候一樣，托爾斯泰在這一時期對自己的行為和嗜好，特別是對賭博的嗜好，抱着強烈的自我批判態度，他在日記中責備自己意志薄弱和缺乏恆心。他給自己規定了幾項嚴肅的任務作為生活的指南。「要做一個隨時向精神目標前進的人，根據「凡追求精神目標的行為皆係良好行為」這一原則來考慮自己的一切行為」，——這是托爾斯泰在一八五五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記中寫的，然而在這一天的前數日，我們在同一本日記中讀到了一段有重要意義的記載，從這段文字中，像來自一粒種籽似的，長成了托爾斯泰後來的全部巨大的宗教學說……「昨

天那一番關於宗教和信仰的談話，使我得到了一個莊嚴雄偉的思想，我覺得自己能夠獻出一生去實現它。這思想是一個適合人類發展的新宗教的基礎，是清除了迷信和神祕性的基督教的基礎，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不許諾未來的最高幸福而建立塵世的最高幸福的宗教的基礎。10

塞伐斯托波爾陷落後，一八五五年十一月的下半月，托爾斯泰到了彼得堡，他生平第一次踏入文學界，認識了最重要的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岡察羅夫、德魯日寧、皮謝姆斯基、斐特、車爾尼雪夫斯基①，不論對於他的作品和他本人，他們都抱着非常關切的、甚至於常常充滿了喜悅的態度。

一八五六年的四月至六月間，托爾斯泰以全副力量鄭重研究放雅斯那亞·波

① 見托爾斯泰全集（俄文版）第四十七卷，第三九頁。

② 德魯日寧（A. B. Дружинин，1824—1864），五十年代時的批評家及小說家。

皮謝姆斯基（A. Ф. Писемский，1820—1881），著名小說家及戲劇家。

斐特（A. A. Фет，1820—1892），純藝術派的詩人，托爾斯泰的友人之一。

車爾尼雪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偉大的思想家、作家與革命家。

里雅那的農民脫離農奴制度之從屬關係的問題。他曾經編製過幾個跟這件事情有關的方案，在雅斯那亞·波里雅那召集過數次農民會議，他本來打算同農民進行商談，但這一切計劃却沒有獲得任何的結果。農民們早在希望着不久就會把土地免費交給他們使用，因此不贊成托爾斯泰向他們提出的贖買土地的條件，他們甚而懷疑他，以爲他企圖將來在他們隨着解放而毫無代價地獲得全部土地的時候，依然要用贖買土地的義務去束縛他們。農民們的猜疑很令托爾斯泰憤激和痛苦，尤其是因爲他認爲即使不分配土地，也有馬上解放農民的必要，以便預防反對地主的農民暴動，在他看來這是將來勢必要發生的。

在這一段時期中，托爾斯泰的心靈裏發生了頗爲複雜的內在的變化過程，這很引起他的朋友們注意。И. Б. 安寧科夫。在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底寫信向屠格涅夫說：『托爾斯泰頗叫人難以理解，至於他在夏秋兩季所經過的道路，那純然是一條偉大的道路……我同他很接近，乾脆說我很欣賞他……他的內心生活是非常驚人』

① 安寧科夫（И. Б. Анников, 1813—1887），五十年代時期的批評家。

的。』一八五七年一月初，B·II·波特金^①在致屠格涅夫的信中也說托爾斯泰「整個身心充滿着對知識和學問的渴望」，他的身上正產生着「偉大的道德演變過程」^②。就是托爾斯泰自己那時也在日記中寫着：「整整這一段時間我無疑是幸福的。我因為道德的不斷迅速進步而感到陶醉。」^③

托爾斯泰同B·B·阿爾謝尼耶娃（B. B. Арсеньева）的相識是在一八五六年，他愛上了她並且準備同她結婚；然而他不久就斷定他們「彼此相距極遠」，這項婚事終於作罷了。

這一年十一月底，托爾斯泰已經對軍職完全冷淡，因此他退伍了。兩個月之後，他作了他的第一次國外旅行。自離開克里米亞以後度過的這一年多時光，托爾斯泰結束了短篇小說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 в августе 1855»）。

① 波特金（B. II. Боткин, 1810—1869），作家，曾參加祖國記事及現代人兩雜誌。

② 見蘇聯《Академика》出版局刊印之波特金與屠格涅夫通信集（«B. II. Боткин и И. С. Тургенев»），俄文版第一一二頁。

③ 托爾斯泰全集（俄文版）第四十七卷，第一〇九頁。